

三國志集解

三

魏書四

三國志四

三少帝紀第四

監本官本作齊王芳高貴鄉公髦陳留王奐趙一清曰此卷陳承祚本題云三少帝紀故史通云天子見黜者漢魏以後謂之

少帝是也今刻失其義矣沈家本曰官本先列齊王等一行即趙所謂今刻也馮毛本題曰三少帝紀尙是承祚原文

晉 平 陽 侯 相 安 漢 陳 壽 撰

宋 中書侍郎西鄉侯 聞喜裴松之 注

沔 陽 盧 弼 集 解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祕莫有知其所

由來者

說見明紀青龍三年郭龍光曰莫知其所由來與武紀所云莫能審其生出本末語意正同

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

青龍三年立爲齊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病甚乃立爲皇太子

是日卽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

輔政

晉書宣帝紀云齊王卽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爽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乘輿入殿晉書職官志云持節都督無定員

魏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大將軍曹眞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內外諸軍矣又云錄尚書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漢制遂以爲常每少帝立則置太傅錄尚書事猶古冢宰總己之意魏晉以後公卿權重者爲之胡三省曰錄尚書事漢東都諸公之重任也今爽懿旣督中外諸軍又錄尚書事則文武大權盡歸之矣自此迄于六朝凡權臣壹是專制國命

詔曰朕以眇身

漢書昭帝紀始元五年詔曰朕以眇身師古曰眇微也

繼

承洪業熒熒在疚

左傳哀公十六年熒熒余在疚謂致我斃然若在疚病之中也

靡所控告

左傳襄公八年翦焉傾覆

無所控告杜注控引也

大將軍太尉奉受末命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輔總

率百寮以寧社稷其與羣卿大夫勉勗乃心稱朕意焉諸所興作宮

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

晉書宣帝紀云初魏明帝好修宮室制度靡麗百姓苦之帝自遼東還役者猶萬餘人雕玩之物動以千

計至是皆奏罷之胡三省曰以者非遺詔眞有此指也

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爲良人二月西域重譯

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

異物志曰

隋書經籍志異物志一卷後漢議郎楊孚撰交州異物志一卷楊孚撰南州異物志一卷吳丹陽太守萬震撰扶南異物志一卷朱應撰章宗

源隋志考證列舉異物志甚多裴注所引之異物志未著撰人不能斷定爲何人所著侯康曰據廣州先賢傳百越先賢志諸書楊孚爲章和時人然未知所本劉昭注續五行志引楊孚卓傳謂董卓也則又似漢末人未知孰是水經注三十七卷所引者又稱楊氏南裔異物志餘諸書引者甚多姚振宗曰百越先賢志楊孚字孝元南海人枚舉物性靈悟指爲異品著爲南裔異物志隋志似敎南裔二字南裔所包者廣合交州七郡言之似其書之總名斯調國有火洲

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

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爲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汚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

也 傅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爲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

汗之僞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煒燁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絜白若用灰水焉

宋元本絜作潔范書南蠻西南夷傳論章懷注引傅子與此同惟若用灰水焉作如水澣也章懷注又云火毳卽火浣布也

搜神記曰崑崙

之墟有炎火之山

趙一清曰水經灤水注黃水又東注武州川又合火山西谿水水導源火山西北流山上有火井南北六七十步廣減尺許源

深不見底炎勢上升常若微雷發響以草爨之則煙騰火發亦名熒臺又澼水注引齊地記云東武城東南有盧水水側有勝火木方俗音曰櫟子其木經野火燒死炭不滅故東方朔云不灰之木者也則火山火井火木亦不一處矣 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

布非此山草木之皮臬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

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

列子

湯問篇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盧重元曰動植之類其性不同有因水火而生者有因水火而殺者故火山之鼠得火而生風生之獸得風而活人約空立魚約水存然則火浣之纊非紵非麻用火鼠毛布名與中國等與此復何足爲怪也果於自信不達矣夫何焯曰以魏文之多識豈未讀列子湯問篇乃著論以明其不然邪法苑珠林載文 及明帝立詔三帝語云火功尙能鑠石銷金何爲不燒其布此語亦當有所本也

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

典論見文紀黃初七年注典論刻石見明紀太和四年潘眉曰典論凡六碑見水經注卷十六按漢蔡邕石經在太學講堂前東側魏正始石經在太學講堂前西側明帝刊典論時魏石經尙未刊立詔令與石經並應在堂東而酈道元云魏石經樹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典論六碑附於其次是酈元所見典論石碑在堂西魏石經之次初不與漢石經並也大抵初刊典論時詔立堂東與漢石經並後魏自刻石經乃遷典論石碑於堂西自與魏石經並耳又曰魏石經有二一爲三字石經一爲一字石經攷隋書經籍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一字石經尙書六卷一字石經魯詩六卷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一字石經春秋一卷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一字石經論語一卷一字石經典論一卷三字石經尙書九卷三字石經尙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金石家咸謂一字三字俱齊王正始年刊眉以隋志目次攷之一字石經當刊於明帝太和四年是時詔以典論刊石與石經並所謂石經卽魏一字石經也至正始年又刊三體石經與一字石經並立後人不攷遂以爲俱在正始年刊失其實矣弼按漢魏石經之辨聚訟紛如其開後世爭議之端者始於後漢書儒林傳序熹平四年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之語學者遂執此文謂三體石經爲漢石經之證然水經穀水注蔡邕以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于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趙明誠金石錄云儒林傳序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蔡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劉傳瑩漢魏石經考云酈道元作水經注身在洛陽目驗石經其紀漢石經不言三體下乃云魏正

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玩其文義漢石經非三體可知隸釋據殘碑以漢石經爲隸書其說最確經義考石經考異皆從之以爲三體者范蔚宗誤記耳伽藍記劉芳傳集古錄目皆沿此而誤又曰東京左傳不立學官熹平刻經以息博士之爭無緣刻及左傳卽此可決三體左傳非蔡邕書而漢石經非三體也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萬季野執後漢書儒林傳序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一語謂蔚宗得於目覩必不誣甚矣季野之惑也蔚宗著書在宋文帝之時其時洛陽已非宋土何由得石經而睹之若云目覩在義熙永初之前則蔚宗未嘗官洛陽晉世膏梁公子豈有無故而跳身邊徼更無此情理矣朱彝尊經義考云漢立石經蔡邕所書本一字惟因范史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而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北史劉芳傳因之唐寶蒙宋郭忠恕蘇望方斛歐陽棐董道姚寬等均仍其誤獨張綰謂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其義爲允載考衛恒及江式傳酈道元水經注皆以一字爲漢石經迨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隸續辨之甚詳足以徵信其載一字石經遺文後列堂谿典馬日碑等姓名使一字石經出於魏當更列正始中正字諸臣姓名亦何取仍列典日碑等諸人於經文之後哉又史家體例以時代爲先後隋志列一字石經於前次魏文帝典論然後敘三字石經於後是一字屬漢而三字屬魏不待辭說始明其曰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蓋雕本相沿偶譌三字爲一字爾姚晉圻漢魏石經考序云石經之說漢爲一字魏爲三體諒矣其紛謬之故昔人咎始范史竊謂蔚宗所據有華嶠袁崧謝承之舊文非必率妄云爾考盧植傳始刻石經時植上書求立古學且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欲合尙書章句考禮記

得失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夫曰合曰考蓋當時今文諸家多作別字不協古文篆隸相承之意植意欲合三體考定邕等書經卽沿其例耳東京古文不列學官讀經皆以隸字然隸之爲字或從古變或從篆出體質雖殊而點畫迭代不可虛造今立此碑革時俗之亂易依篆古以正作務使源流相應雅俗區別故云爲三體相參檢非如魏石經一碑中三體具書一字也說蔡邕書者謂割隸二分取其八分八分之名不純乎隸而衛恆序篆書亦云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矣曹魏之世遂推此旨直作三體後來華嶠之徒亦各曉漢時是正文字之例並載於書范史因之其或小有竄易而後人直以爲誤則非也弼按據以上諸說漢石經爲一字魏石經爲三體已有定論證以近日出土之石一字者爲周易尙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皆隸書並有漢末諸臣姓名三體者爲尙書春秋左氏傳此與隋志所載一字石經三字石經相合兼有實物可證朱姚二氏謂漢石經乃以三體參校其文非如魏石經之一字具書三體雖本張綰之說而能發揮三體參校之義尤爲善解儒林傳序至潘氏所論以三體石經爲魏正始年刊是也以一字石經爲魏太和四年刊殊爲無據太和四年惟以典論刊石爾詔與石經並者謂典論與石經並立非謂並刊石經也其云金石家謂一字三字俱正始年刊者殆惑於隋志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之語朱氏已辨之矣張國淦歷代石經考辨析極詳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據抱樸子論仙篇言文帝

自毀見文紀黃初七年注

臣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

宋書裴松之傳高祖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爲州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既克

洛陽高祖勅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尸邊務今詔爲世子
洗馬宋書武帝紀公乃戒嚴北討加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
歷觀舊物見典

論石在太學者尙存而廟門外無之間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卽用魏廟

水經穀水注
渠水南出逕

銅駝街渠左是魏晉故廟地宋書禮志三晉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受禪二
年正月有司奏營建七廟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羣臣奏議舜承堯禪受
終文祖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卽用魏廟奏可七月又詔
曰主者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於祇奉神明情猶未安宜更營造崇正永制
於是改
創宗廟
移此石于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爲不然
又東方朔神異經曰
毛本
又字

上不空格經作記水經灤水注引此作東方朔神異傳東方朔漢書有傳隋書經
籍志神異經一卷東方朔撰張華注四庫提要云舊本題漢東方朔撰所載皆荒
外之言怪誕不經共四十七條陳振孫書錄解題已極斥此書之僞今考朔本傳
歷敘所撰述言凡劉向所錄朔書俱是世所傳他事皆非其贊又言後世好事者
取其奇言怪語附著之朔云云則朔書多出附會在班固時已然晉書張華傳亦
無注神異經之文則華注亦屬假借隋志列之史部地理類唐志列之子部神仙
類今核所言多世外恍惚之事既有異於輿圖亦無
關於修煉今從文獻通考列小說類中庶得其實焉
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

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

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

續其毛織以為布

范書南蠻西南夷傳論章懷注引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烈風不猛暴雨不滅

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恆居火中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續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汙以火燒之則清潔也與裴注所引字句少異杭世駿曰梁四公記云有商人齎火浣布三端帝以雜布積之令杰公以他事至於布所杰公遙識曰此火浣布也二是絹木皮所作一是續鼠毛所作以詰商人具如杰公所說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柔是可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柘木熱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吳錄曰南北景縣有火鼠取毛為布燒之而精名火浣布弼按火浣布即今之石綿也互見烏丸鮮卑東夷傳注魏略西戎傳

丁丑詔曰太尉體道正直

錢大昭曰太尉即司馬宣王也因詔書中不便稱司馬宣王故不書姓名他如甘露五年咸熙元年

二年書司馬炎者皆後人所改

盡忠二世

武文明也

南擒孟達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

海內昔周成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崇寵鄧禹所以優隆雋父必有

尊也其以太尉為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

曹爽傳丁謐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

轉宣王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尙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也晉書宣帝紀爽欲使尙書奏事先由己乃言於天子徙帝爲大司馬朝議以爲前後大司馬累薨於位乃以帝爲太傅弼按爽傳及晉書宣紀皆謂爽陽尊懿爲太傅陰收奏事先由己之權不知志文明言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兵權在握一旦有事屯兵洛水浮橋即可爲所欲爲爽豈懿之敵乎

三月以征東將軍滿寵爲太尉夏六月以遼東東

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爲新沓縣以居徙民

郡國志幽州遼東郡沓氏

本志公孫淵傳注引魏略載淵表作沓津又作沓通鑑青龍元年載陸瑁疏云沓渚去淵道里尙遠蔣濟對明帝亦云沓渚之間去淵尙遠胡三省曰遼東郡有沓氏縣西南臨海渚景初三年東沓縣民渡海卽沓渚之民也吳增僅曰東沓沓氏似是一地然魏略作沓不曰東沓亦不曰沓氏疑漢末去氏爲沓魏以齊郡立有新沓故於遼東之沓加東以別之承祚或由後言之耳謝鍾英曰沓氏縣城南臨海渚亦謂之沓渚故城在今奉天府金州廳東南新沓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淄川縣西六十里趙一清曰寰宇記卷十九淄州淄川縣有故反蹤城齊記云齊景公失馬尋蹤遂失於此故有反蹤城一清案續郡國志有沓氏此云東沓疑魏改

秋七月

上始親臨朝聽公卿奏事

八歲小兒如何能聽公卿奏事此真以國事爲兒戲也

八月大赦冬十

月以鎮南將軍黃權爲車騎將軍

黃權降魏及拜鎮南將軍見文紀三年及注引魏書蜀志權傳遷車騎將軍儀

同三司錢大昭曰車騎將軍特書除授始見于此而前此曹仁張郃不知何以不書

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

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爲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爲正

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爲後十二月

宋書禮志一云景初三年正月帝崩齊王卽位是年十二月尙書盧毓奏

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日棄離萬國禮忌日不樂甲乙之謂也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棄天下臣妾之情於此正日有甚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方會羣臣設盛樂不合於禮博士樂祥議正日旦受朝貢羣臣奉贄後五日乃大宴會作樂太尉屬朱誕議今因宜改之際還修舊則建寅於制爲便大將軍屬劉肇議宜過正一日乃朝賀大會明令天下知崩亡之日不朝也詔曰省奏五內斷絕柰何柰何烈祖明皇帝以正日棄天下每與皇太后念此日至心有剝裂不可以此日朝羣辟受慶賀也月二日會又非故也聽當還夏正月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子孫哀慘永懷又夏正朔得天數者其以建寅之月爲歲首潘眉曰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齊王卽位踰年改元爲正始以今攷之實踰兩年蓋魏景初以建丑爲正月春正月者夏正之十二月也明帝以三年正月崩於夏正爲二年十二月齊王以是月卽位後仍用夏正以三年正月爲二年後十二月至三年之十二月不得復爲正月故再踰年而後改元也明帝崩與齊王改元相距凡十四月

正始元年

晉書宣帝紀魏正始元年春正月東倭重譯納貢焉者危須諸國弱水以南鮮卑名王皆遣使來獻

春二月乙丑

眉潘

曰二月當爲正月是年二月無乙丑乃正月十六日沈家本曰下文書丙戌乙丑丙戌相去二十一日乙丑爲正月十六日則丙戌不得同在一月疑二月非誤而乙丑

爲乙酉之訛

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令孫資爲左右光祿大夫

待中見武

紀建安元年中書監令見明紀景初二年注晉書職官志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洪飴孫曰光祿大夫青龍中分置左右後還復舊漢屬光祿勳魏時位次三公則

不當復屬矣

丙戌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

國縣界爲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

郡國志幽州遼東郡汶青州齊國臨菑西安昌國通鑑胡注汶縣故城在平郭

西一統志平郭故城今奉天府蓋平縣南北豐城今奉天府承德縣西北臨菑故城今山東青州府臨菑縣北八里西安故城今臨菑縣西三十里昌國故城今濟南府

淄川縣東北三十五里齊乘南豐縣卽古益城益縣故城今青州府壽光縣西趙一清曰郡國志遼東郡有汶而無北豐疑公孫氏所立方輿紀要卷三十五山東青州

府壽光縣西四十里有益城晏謨云司馬宣王伐公孫淵徙豐人於益縣謂之南豐城一云南豐城在縣西二十里亦曰豐城又卷三十七北豐城在瀋陽中衛西北後

漢末公孫度據遼東置城於此謂之豐城司馬懿伐遼東豐人南徙青齊其留者曰北豐新汶無考謝鍾英曰汶縣故城今蓋平縣西新汶故城今臨淄縣界 自

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

潘眉曰自

去冬十二月至三月不雨也陳志以此句屬之二月之下讀者誤以爲二月不知二月既是正月之譌又乙丑與丙寅相距六十一日丙寅乃三月十八日也平冤枉求讜言正爲不雨沈家本日宋書五行志魏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然則上文二月不誤丙寅上奪三月耳

羣公卿士讜

言嘉謀各悉乃心夏四月車騎將軍黃權薨秋七月詔曰易稱損上

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爲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

八月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後漢書明帝紀賜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

章懷注三老孝悌力田三者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也文帝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人之師也其以戶口率置員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

後漢書光武紀中元元年

初起明堂靈臺辟雍漢官儀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月皆於中行鄉射禮辟雍以水周其外以節觀者諸侯曰泮宮東西南有水北無下天子也後漢書儒林傳序云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圓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水外故云圓橋門也鄭氏詩箋云辟雍者築土離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孔穎達云辟雍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院故得圓門以顏淵配宋書禮志齊王每講經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弗躬觀之也親也周壽昌曰齊王十歲即通論語知祀孔子以顏淵配其質性亦非凡矣

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

襄陽樊城俱見武紀建安十三年

太傅司

馬宣王率衆拒之

干寶晉紀曰吳將全琮寇芍陂

芍陂見武紀建安十四年吳志孫權傳赤烏四年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

人民琮與魏將王淩戰于芍陂中郎將秦晃等戰死本志王淩傳正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衆寇芍陂淩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力戰連日賊退走朱然

孫倫五萬人圍樊城

本志胡質傳質遷荊州刺史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質曰諸葛樊城卑下兵少當進軍爲外援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

瑾步騭寇柵中

吳志朱然傳注引襄陽記曰祖音如租稅之租柵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

布在中廬宜城西山隔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謂之祖中通鑑釋文辯誤曰史炤釋文云祖之加切春秋魯襄公會吳於祖卽此余按春秋祖之會在沂沭間此祖中在沔上非春秋會吳之地也杜佑通典曰祖中在襄州南漳界以此言之史炤誤矣周壽昌曰祖卽漢地理志漢中郡房陵之沮水也說文沮水出漢中房陵縣从水且聲本作睢左傳襄六年江漢睢漳楚之望也此作祖與沮睢同一字自祖中之祖字出後遂少有作沮睢者矣段玉裁曰沮左傳作睢皆七餘反後譌爲祖讀曰祖今襄陽沮水左右地皆曰沮中亦謂之祖中方輿紀要八疊山在南漳縣東南六十里自八疊山西北山谿險阻古所謂祖中也 琮已破走而樊圍急宣王曰祖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

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圍樊城不可拔

晉書宣帝紀作賊遠來圍樊不可卒拔 挫

于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之此爲糜軍

宋本

糜作糜

不能而任之此爲覆軍今疆場騷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督諸軍

南征車駕送津陽城門外

水經穀水注穀水又南東屈逕津陽門南故津門也續百官志雒陽城十二門有津門伽藍記漢曰津門魏晉

曰津陽門錢大昭曰雒陽南面西門也

宣王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于是乃令

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然等聞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

三胡

省曰三州口謂荊豫揚三州之口魏荊州之地東至江夏豫州之地南至弋陽揚州之地西至六安三州口當在其間又按王昶傳昶督荊豫諸軍事自宛徙屯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則三州蓋地名口水口趙一清曰水經沔水注襄陽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三洲東北有宛口卽沔水所入也方輿紀要卷七十九白河在襄陽府東北十里其入漢之處名三洲口吳熙載曰三州口疑在襄陽府襄陽縣謝鍾英曰三州口當在樊城南漢水中弼按胡氏謂三州口爲荊豫揚三州之口近於穿鑿又謂王昶習水軍於三州當指此地其說誠是晉書宣帝紀追至三州口斬獲萬餘人收其舟船軍資而還此卽王昶習水軍之地也趙說是大殺獲

晉書宣帝紀天子遣侍中常侍勞軍于宛增封食邑子弟十一人皆爲列侯

六月辛丑退己卯以征東將軍王淩爲車騎將軍

官本作己酉李龍官曰本月有辛丑不得

有己卯據王淩傳賊退卽封南鄉侯遷車騎將軍其非他月可知

冬十二月南安郡地震

宋書五行志作十一月南安郡見武

紀建安十九年是年鄧艾建議開廣漕渠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見艾傳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

晉書宣帝紀三月奏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始